



信仰與人生

講于塔寮坑癲瘋病院

文 珠

各位法師、居士、蓮友：

我雖是第一次回到祖國，但由于菩提樹雜誌對貴舍的介紹，所以我對貴舍並不陌生的，尤其是外教對我蓮友不擇手段的誘惑，對佛徒無情的抨擊，使遠處海外的我，聞了而發生正義的共鳴和同情的悲憤，我曾給那些爲了忠于信仰，忠于佛教的蓮友們不給外教的邪說和物質的誘惑而感動，也曾爲了一部份敵不過物質的誘惑而變志蓮友而嗟傷！記得有一次我在同情和悲憤中，曾執起筆來給蓮友們寫一封慰問的信，可惜終由于功課的繁忙沒有完成那篇底稿。

這次和聯大的同學回國觀光，時間非常短促，還沒有時間到來向各位慰問，而却朱居士來信謂金居士擬邀我來貴舍一行，且朱居士日前特由臺中趕來預備陪我前來，但適我要趕往宜蘭，因此，還遲到今天才有機會與各位見面：

各位蓮友，我相信各位在疾病煎熬中，一定感到人生是非常的痛苦，其實，不但是在疾病煎熬中的人生是痛苦的，就是身體健康的人生又何嘗不是痛苦的呢？佛陀說「身爲苦本」這句話是含有無上哲理的，且事實上誰也不能否認的，譬如說，我們生理上有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痛苦，心理上有所求不得，愛別離，以及種種不如意的痛苦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風災、水災、地震、寒冷、炎暑種種痛苦，社會上給予我們的是不和諧，不合作，不互愛互助等痛苦……總之，人生除了痛苦，其他一切一切的痛苦太多了，所以有般人在痛苦的煎熬中，認爲人生是一杯苦酒，是酸澀的，苦悶的，不幸的，於是而悲觀，而消極，甚而自己毀滅自己！這是一種自己對不住自己的錯誤。

我們偉大的教主，智慧的佛陀，他雖說「身

爲苦本」，但同時也說「身爲道具」因爲佛陀不但看到人生痛苦的一面，且發現了人生快樂的一面，不覺悟了假我的虛幻，且認識了真我的實在，因此，佛陀不但知道人生真實的痛苦，也知道人生真實的快樂，不但獲得解脫人生痛苦的方法，同時發現了進取人生無上快樂的指南，他——

佛陀告訴我們，人生真正的痛苦，並不是一切不幸的遭遇和生理的有病，而是心理的病態，和永久的沉淪，人生真正的快樂，也不是物質的享受和身體的健康，而是心理的健全，精神的愉快，和真理生命的發現，所以佛陀自成道以來，常在十方世界，非生示生，非滅示滅地隨流九界，教化衆生，給予我們種種治療身心重病的妙方，賜與我們很多離苦得樂的妙藥，希望我們早日撲滅足以妨礙我們身心健康的毒菌，早日跳出時間與空間的範圍，而恢復我們自己法身慧命的健康，和獲得真理生命無上快樂的享受，所以佛陀不但人天教主，四生慈父，且是病人的救星，無上的醫生，我們色身有病固需要佛陀，但我們法身的疾病更須要佛陀，只要我們信仰佛陀，依照佛陀的指示虔誠地懺悔宿業，改前修來和哀求佛菩薩慈光的加被，自然可以消滅色身病苦于無形，只要我們在佛陀真理慧光照耀下向着自利利他之途邁進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，那麼，久而久之，必可掃蕩法身慧命的病魔，恢復我們健全的，幸福，快樂，而永生的法身慧命之真理生命，那時候，我們就不再身有病或心病的種種苦惱，有的只是永恆的健康，真正而無上的快樂，所以，親愛的蓮友們，無論爲了色身的健康或法身的恢復，我們都應歸向佛陀，信仰佛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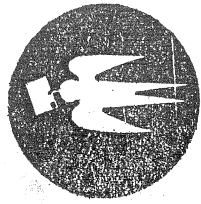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都以爲人生不需要信仰，這是一種損

失最大的錯覺，因爲信仰是人生旅程上奮鬥的導師，勇氣的泉源，力量的總匯，它不但能領導我們走向光輝而燦爛的遠景，且能給予我們無比的勇氣，堅弘的毅力，所以，一個具有中心信仰的人，他不但敢於對付任何惡劣環境，擔當任何厄運與災難，同時可以掙脫惡劣環境的枷鎖，可以斬除縛束自己的桎梏，可是在黑暗中躍進黎明的明天，在徬徨中找到正確的指南，所以他的前途是光明的，遠大的，不難在人生的正軌上創造出不朽的傑作，給人類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。反之，一個沒有中心信仰的人，不但不能認清自己所應走的途徑，所該做的事情，更無法應付現實，克服困難，而是那麼苦悶與空虛，懦弱與無能，恰像年輕而膽小的姑娘一樣，只能在風平浪靜中駕駛生命的孤舟，而無法在驚濤駭浪中航，所以信仰與人生是有很密切的關係，歷史上許多偉人聖哲之所以能够化暮氣爲朝氣，化迷惑爲清醒，化纖巧爲雄壯，而具有獅子一樣的雄心，螞蟻般的耐力，海鷗般破浪的勇氣和毅力去完成他艱巨無比的使命與職責，都是完全賴乎信仰力量的支持，再說，佛教中那些專求自利的聲聞弟子們所以能超凡入聖，那些大心菩薩們所以肯犧牲自我捨己救人，不也是由于信仰佛陀教法的所致嗎？真的，佛法如大海，唯信方能入，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也說：「信仰就是力量」我們如欲建樹世間不朽的偉業，固需要信仰，而欲轉凡成聖，自救救人更需要信仰，尤其在這沉悶的世紀，苦難的時代，人們的精神是那麽空虛與苦悶，頹喪與徬徨，更需要一種信仰來給我們精神的寄托，心靈的歸宿，靈魂的依憑，使我們生活得到正確的龜鑑，合理的指導啊！

不錯，一個擁有大量金錢的人，他的心靈未必就不感到空虛，但一個具有中心信仰的人，他的心靈一定感到無比的充實與飽滿，所以人生不能沒有信仰，沒有信仰的人生是迷惘的，困惑的，有信仰的人生是理智的，清醒的，不過，這只就正信方面說，若果是迷信的話，那麼，信仰不但不能引導我們跑上人生的正軌，踏上光明的征

答友人論佛教書

崔玉衡



××大居士道席：國慶手教奉悉。弟一介庸愚，百無所似。謬承下問，惶愧奚如！然佛道重共修，敢不以譎陋之知上供知己！

佛教之出發點，是生不知何來，死不知何往，而生死之間又不知何所為；此所謂人生之謎；為破此謎，因而有「悟」的要求。古往今來，為破此謎而努力者，不知凡幾！但所得結論，均屬比量（推論）知識。惟佛一人親證現量（親自體驗之境界，非由邏輯推論而來）。亦即澈底打破謎團，確明人生之究竟。故佛法所重，唯在究竟。凡僅解決片段問題之法，皆非所取。然其所證現量境界，又非語言、文字所能形容。因宇宙本體不在語言、文字範圍內。但不說無人能知。無已只有以比量工具（語言、文字）說之，以作為達到現量境界之階梯。故所說非實。因說而證始為得之。三藏十二部無非達證悟之方法而已。以上略述佛法大意，次再分答下問各題：

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般若為本體論上的方法論。無住生心是悟的境界。吾輩凡夫，生心則有所住。吾兄生熱鬧與荒涼之感，正是有所住而有動於衷。因有苦、樂分別在。若無住生心，亦非對熱鬧、荒涼無所知。雖有所知但無苦、樂分別之感。知熱鬧、荒涼是生心，無苦、樂分別是無住。欲達此境界，非修不為功，不可一蹴而幾也。

佛教與人生；不是佛教與人生揉為一體，乃佛教就是人生。在生、死現相中說佛教，能說佛教不是人生嗎？但人生乃「本體」作用中

一方面。此外尚有其他無窮盡的作用，未為人所發現。佛陀教人就此一方面之作用，去發現其他方面無窮盡的作用，故亦有超人生之教在。

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」！這不是說人生永遠是進取的，是希望的。乃是說過去底是如此，現在底是如此，未來底亦復如此。換句話說雖永遠在動但永久不變。動而不變，是什麼東西？願我兄詳審之！楞嚴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」正是此義！

佛教不是人本位。心，佛，眾生平等，怎能說是人本位。但在人說佛教，自亦可說是人本位。因為是教人如何成佛也。然究極是一切平等，實非人本位也。

善惡由人造。人欲得善果，必積極造善緣。善果是希望，促人努力不懈，固也。佛教中之「人天乘」教人行五戒、十善以邀人、天之報。但此為下根說，非為上根者道也。因為在輪迴中之善、惡是相對底。善、惡果均有其盡期，而善惡因緣無了局，故一切眾生乘此善惡因緣而流轉不已。至於佛則是超出善、惡範圍以外，實無可稱。勉強稱之曰絕對善可。達此境界則無所謂希望。在未達此境界之前，自應有達此目的之希望。然非輪迴中之善果希望也。因為在生死中之希望，都是生死業。超出生死則無所謂希望。然亦無所謂無希望也。說的太遠了，還是談談目前切近的問題罷！吾輩在現階段，只有堅定成佛之希望，就現前之環境作為修持的道場：一切以利人為依歸，同時精勤念佛，決願往生淨土斯得之矣。

以上固陋之見，知不足以當大雅。惟願我兄不吝指教實為至禱！

途，反而使自己走上歧途，脫離正軌，甚而取來滅身受辱的後患，因此，當我們需要一種信仰的時候，首先應該特別提高理智，清醒頭腦，運用客觀的智力來考慮，來觀察，來研究，研究自己所將要信仰的對象，以求在各方面都獲得徹底而滿意的解答，和求出合理而真實的價值，然後才可以去信仰它，奉行它。否則只憑一時的需要，情感的衝動或敵不過物質的誘惑，貪求小利而盲目地信仰一種宗教，那是很危險的。

佛教，是一種偉大而純正的高級宗教，它的動機是良善的，他的宗旨是慈愛的，他的精神是救世的，他的主義是適合任何時代的需要，適合任何民族的要求，佛教的教主，是出生人間，覺悟於人間，教化於人間的歷史偉大人物，並不是信徒們只靠靈感的幻想而誕生的渺無踪跡的神祇，佛陀要淨化社會，要挽救眾生，要治療眾病才出現人間的，我們無論為了自己或為了他人，為了疾病，或為了真理，都應該信仰佛教的，所以，我以萬二分熱望來希望各位在貧病交煎中的親愛同胞們，如果還未投向佛教的懷抱者，請火速地投向佛陀慈愛的懷抱來，如果是已經投向佛教的懷抱來的連友，我希望你們不要給邪魔的迷惑，物質的誘惑，把握自己堅定信仰，一方面採用佛陀的法藥，一方面借助物質藥品來調攝自己治療自己，那麼保證各位在不久的將來，不但可以恢復色身的健康，甚而可以恢復法身的健康的，我慚愧得很，既無財施，更無法供養，唯一的冀望，就是恭祝各位在佛陀慈光加被之下，早日恢復色身的健康，和恢復各位沉迷已久的法身慧命！

茲聘請

- 陳克文、陳慕禪、馬筱章、陳錦松、黃藥園、黃謹良、陳復文、高向如、林松根、黃鴻璧、高啓智、黃以道、王子傑、義和念佛敬德社、鄭漢材、林遠志、林修悟、雲逢明、鄭憶西、周璧如、潘守仁、許大泉、韓毅中、慧文法師、楊秉光、馬美賢、陳釋庵、邱國秀、陳明德、王蘭嬌、陳鎮華、李闊雲、黃振裕等諸居士為本刊名譽社董。

菩提樹雜誌社啟